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七百八十三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八

定公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公羊作正月

附錄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夏歸粟于蔡

左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亟急也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 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

言歸之者專辭也

若獨主于魯

義邇也

言邇近之事不足具列諸侯

春秋貴義不貴惠蔡為楚困而不能救今見楚敗
吳勝乃歸蔡粟徒為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二傳
以為諸侯歸之經畧不序蓋魯與諸侯皆以晉命
歸粟書魯事則可包諸侯與城楚丘戍陳同義

於越入吳

左傳 越入吳 吳在楚也

公羊傳 於越者何 越者何 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 不能

與中國通故從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能與中國通則其俗稱曰於越 以中國之辭稱

越之曰

於越者其自稱者也 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考之經 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 故書於越 吳伐越則吳來 告也 故止書越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傳左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東野杜注 還未至丙申卒于

房房蓋近地 陽虎將以璵璠斂璵璠美玉 仲梁懷弗與

懷亦季氏家臣 曰改步改玉步謂行也 玉藻云君行接武大夫繼武又云公侯佩山玄玉大

夫佩水蒼玉是 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

君臣步玉不同 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 既葬桓子行

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 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 子洩怒謂陽

虎子行之乎行逐懷也為下 陽虎囚桓子起

內大夫有罪而身不見討則春秋不書其卒公子
翬是也意如卒何以書見定公忘大義而念私勞
使逐君之賊生安其位卒用卿禮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附錄
左傳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

救楚

五百乘三萬
七千五百人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言未知制
吳之法術

使

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

沂稷

杜注皆楚地當在
今河南桐柏縣境

吳人獲遠射于柏舉

遠射楚
大夫

其子

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

軍祥杜注楚地當在今湖廣隨州西

南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

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槩王歸自

立也

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

傳終言之

吳師敗楚師于雍澁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

麋杜注地

名今湖廣巴陵縣東有麋城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

不能收又焚之不可

前年楚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并焚

子期曰國

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

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

豈憚

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

公壻之谿杜注

楚地名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因闔閭與罷闔閭與罷請先遂

逃歸

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惟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葉公諸梁

之弟后臧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

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

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

不義

乙亥陽

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

而逐仲梁懷

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

藐季氏族

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

內稷門魯南城門

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遄皆奔齊

歆即文伯

也秦遄平子姑壻也傳言季氏之亂

楚子入于郢

吳師已歸

初鬪辛聞吳

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

征吳爭于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

隨也將涉于成曰

成白杜注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今湖廣漢川縣

有白子河西南與漢水合即白水也

藍尹疊涉其帑

疊楚大夫

不與王舟及

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

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

惡過也

王賞鬪卒王孫

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

九子

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

以初謀弑王也

王曰大德滅小

怨道也

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

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

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

子旗蔓成然也

以有德于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

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

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以為樂尹

司樂大夫

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

國于脾洩

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脾洩杜注楚邑當在今

湖廣荊州府境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

于麋築城復

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

言自知不能當辭勿

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
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

也

傳言昭王所以
復國有賢臣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三年鮮虞
獲晉觀虎

鮮虞近晉晉彊家實利其土以培私封屢伐不克
故復圍之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速公

羊作速
後同

左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鄭虐於許久矣許依楚抗鄭至於四遷今吳入郢
許無所援鄭遂滅之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禍
既定復建許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
合天下遂無王至是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
下遂無霸蓋晉楚俱弱勢復一變而春秋以終矣

二月公侵鄭

左傳 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杜注周地

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杜注鄭地取匡不書歸之晉往不假

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

三桓使得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

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

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衛文公之鼎成之昭

兆寶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為飾也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

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

為質求
納魯昭

公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

乎大妣之子

大妣文
王妃

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

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

待之若何乃止

止不伐
魯師

自宣十八年公伐杞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

陪臣執國以三桓專兵為口實欲竊兵權故託公

以出師耳當是時晉霸既失諸侯皆離令不能行

故討鄭之師雖出晉命實陽虎主其謀欲徼禍鄰
國危魯師以逞其欲故書侵以志其挾私啓釁非
有輔霸討亂之實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

獻此春取
匡之俘

陽虎強使孟

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

賤魯故不
復兩設禮

孟孫立

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于晉

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

之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

擇其人

鞅何知焉獻子

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

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

令晉素知之

春秋書內卿竝使者二遂得臣如齊見仲遂邪謀之始此年斯何忌如晉見陽虎專權二卿為其所脅行止惟命他日為亂之端兆也然不介晉權亂

未敢發故因如晉變文書介副以著其禍之所自起耳

附錄左傳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累敗楚舟師

終累闔廬子夫差兄

獲

潘子臣小唯子

二子楚舟師之帥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

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

陵師陸軍

令尹子西喜曰乃

今可為矣

言知懼而後可治

于是乎遷郢于郟而改紀其政

以定楚國

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

人將以作亂于周

儋翩子朝餘黨

鄭于是乎伐馮滑胥靡負

黍狐人闕外

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于此見者為戍周起也負黍杜注陽城縣西南

有負黍亭今河南登封縣負黍聚一名黃城是也狐人後漢志潁陰縣有狐宗鄉古狐人亭也在今河南

臨潁縣闕外即伊闕外之邑

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

胥靡

為下天王出居姑猶起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

以與公言告之

陳寅曰必

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

陳寅曰子立後而行

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往

吾室亦

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

溷樂祁子也見

于君立以為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于繇上獻楊楯六十于

簡子

楊木名

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

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

知范氏必怨將得禍

然子死晉國

子孫必得志于宋

以其為國死

范獻子言于晉侯曰以君

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

也乃執樂祁

晉自八卿擅權上下相陵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
范鞅為政而趙鞅主宋樂祁此欲奪執政之權非
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以
伐其謀各逞私圖不顧國體亂政亟行內外相競
而晉之禍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矣

冬城中城

穀梁傳

城中城者三家張也

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

或曰非外

民也

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
患蓋陽虎欲去三桓故託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
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公羊傳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
非禮也

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三十年鄆潰遂
貳於齊至是陽虎謀傾季氏脅使圍鄆以構齊而

絕其外援明年國夏來伐連歲兵爭蓋始於此仲

孫忌不言何闕文

附錄左傳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

于五父之衢

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蕪

姑蕪杜注周地

辟僭翩之亂也

為明年單劉逆王張本

七年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

七年春二月周僭翩入于儀栗以叛

儀栗杜注周邑

齊人歸鄆陽闕陽虎居之以為政

鄆陽闕杜注皆齊魯邑中貳于齊齊今

歸之不書者
為虎所專也

夏四月

附錄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尹氏復黨僭

共為亂也武公穆公子桓公文公子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諸侯始復特盟鹹杜注衛地

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

齊鄭之盟叛晉也霸統絕諸侯散特盟復起自齊

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諸侯無齊盟矣是故

于石門志諸侯之合也于鹹志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穀梁傳

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

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

齊侯衛侯盟于沙

沙公羊作沙澤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在今直隸元城縣東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

齊侯曰執結以侵我

欲以齊師懼諸大夫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杜注即沙也晉地道記元城縣有瑣陽城為明年沙佗拔衛侯手張本

齊每視晉為彊弱晉彊則同諸侯以附晉晉弱則

合諸侯以自彊而魯衛鄭又視齊晉之彊弱以為
向背者也至是晉既益衰楚復新敗吳越之勢未
及北方齊遂乘間糾合既盟鄭復劫衛自此以後
齊衛合黨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蔭至哀元年遂伐
晉而天下之變益紛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齊國夏伐我

齊叛晉故

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

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

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

待之

墮毀其車以誘敵而設伏兵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

曰虎陷二子于難

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

不待有司余必殺女

虎懼乃還不敗

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諸侯惟魯事晉齊叛晉與鄭盟故為鄭伐且報鄆

之圍也

九月大雩

經書雩祭二十有一惟昭二十五年及是秋再書

雩志災甚且言瀆也

冬十月

附錄左傳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

慶氏守姑猶大

夫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

已巳十二月五日有日無月

館

于公族黨氏

黨氏周大夫

而後朝于莊宮

莊王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前年伐我西鄙

門于陽州士皆

坐列

言無闕志

曰顏高之弓六鈞

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

以為異強

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

子鉏擊之

子鉏齊人

與一人俱斃

斃仆也

偃且射子鉏中頰

殪

子鉏死

顏息射人中眉

顏息魯人

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

也

以自矜

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

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

曰猛也

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殿傳言魯無軍政

報國夏之伐也是時三家專魯陽虎用事實使公

將欲歸怨於公也

公至自侵齊

附錄
左傳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

討僖翩之黨穀城杜

注在河南縣西今洛陽縣西北有古城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

定王室

簡城孟皆周邑今河南河內縣西北有邗臺鎮古孟國也傳終王室之亂

趙鞅

言于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

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

執祁

在六年

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曰

獻子范鞅

子梁樂祁

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

溷樂祁子

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

如待之

留待勿以子自代

樂祁歸卒于大行

大行杜注晉東南山

士鞅

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

州杜注晉地為

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

二月公侵齊

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

衝戰車

或濡馬褐以

救之

馬褐馬衣

遂毀之

郛毀

主人出師奔

攻郛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

陽

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

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

猛逐之

逐廩丘人

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言非勇

苦越生子

苦越苦夷

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

曰陽州

欲比僑如

三月公至自侵齊

穀梁傳

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

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

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再侵也自圍鄆以後齊魯之兵六見然于齊稱伐于魯稱侵曲直彊弱可見矣

公會晉師于瓦

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今直隸滑縣東南瓦岡集即其地也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

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于是始尚羔

禮卿執羔大夫

執雁魯則卿大夫竝執雁今見士鞅執羔始令卿執之記禮廢之久也

晉將救魯公親至瓦以逆會之比其至則齊師已

去救不及事故不書救士鞅不書辭當然也使書會晉士鞅則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救之後期及齊師已退矣

公至自瓦

此特相會往來稱地之例也故不以會致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羊作趙

左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

自瓦還就衛地盟

趙簡子曰羣臣

誰敢盟衛君者

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推辱之

涉佗成何曰

二子晉大

夫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

盟禮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

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歆涉佗拔

衛侯之手及挽

拔擠也血至挽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

賈衛大夫

盟以信禮也

信猶明也

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

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

大夫問故

問不入之故

公以晉詬語之

詬恥也

且曰寡人辱

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

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

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

負羈紼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

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

行之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

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

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

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桓公周圍蟲

卿士

牢報伊闕也

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

遂侵衛

討叛

鄭伯與齊為鹹之盟衛侯與齊為沙之盟二國皆為齊叛晉故兩侵之曰遂繼事也曰侵義不足以服人而力復不勝小有侵掠而遂返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傳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為晉命無可聲之罪故書侵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杜注衛地蓋濮水曲折之處在今山東濮州境

前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皆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國同為此盟以固其交而備晉也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

季寤季桓子之

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

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

輒叔孫氏

之庶子 叔仲志不得志于魯志叔仲帶之孫為國人所薄 故五人因

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 以叔孫輒

更叔孫氏代武叔 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 冬十月順祀先公

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 辛卯十月二日 禘于僖公不于大廟者順祀之

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

公羊傳 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 文公逆祀去者三人

諫不從而去之 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叛與去皆不書者微也

穀梁傳 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復正

從祀之說二傳及諸家皆以為正閔僖之位獨蜀人馮山以為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而胡氏安國取之於當日事情為近蓋意如出君於外既薨七月不得以時歸葬葬又絕其兆域不得同於先君則其主久未得從昭穆祔祭宜矣至是意如已卒陽虎將殺季斯亂魯國欲著季氏之罪取說於衆以售其姦遂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事雖順而情實逆故春秋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

弓之上以發後人之疑而考其實焉若文公逆祀則臧文仲所為非季氏之惡也但春秋每書宮廟必舉其諡又昭公葬已書諡疑已祔廟左氏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焉蓋自遠及近徧祀魯之先公以祈神佑而請罪季氏也義亦可通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

則亂也必及于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

處父期以

兵救孟孫壬辰先癸已一日

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

夾之陽越殿

越陽虎從弟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

咋暫

也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欲使楚免已于難以繼其先人

之良對曰臣聞命後

後晚也

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

死死無益于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

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

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實以備難不欲使人

知故偽築室于門外因得聚衆公期孟氏妻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

之不中築者闔門季氏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

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武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公斂處

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入救孟氏與陽氏戰于南

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棘下杜注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

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

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徵召

也陽虎召季氏于蒲圃將殺之
今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召死
何暇追余從者曰嘻

懼聲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畏陽虎陽

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

于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飲酒亦無懼陽虎入于

謹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

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

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

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

而食之賊而鉸其板曰

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斂藏衣物之板

某月某

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于是

于是時

至乎日若

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

姊妹之子謂之出或曰從其家出而仕于公

御之于其乘焉

上車時

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

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

以義責之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

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

為季氏車右實衛之

諸

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

孟氏衢也四達可以橫去

臨南投

策而墜之

策馬捶也

陽越下取策臨南駭馬而由乎孟氏

捶馬街走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然而甲

起于琴如

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

弒不成却

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說解舍然猶如

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

克

時季氏邑至于乘

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

孺子

謂季氏得國謂獲免得專國也

如丈夫何

丈夫虎自謂

賊而曰彼哉彼哉

望見公斂處父師再言彼哉彼哉者切遽意

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

至懂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

判半也半珪曰

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不言璋言王者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璋所以郊天尤重也

弓繡質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龜青純純緣也謂緣甲頰也干歲之龜青頰明于吉凶

經不言龜者從寶省文

穀梁寶王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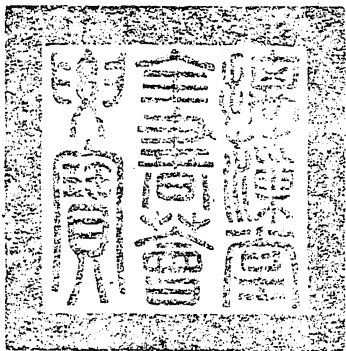
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盜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大弓先公分器不能謹守而盜得竊諸公宮魯之無人無政於此極矣

附錄 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
歆駟乞子子然也為
明年殺鄭析張本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八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徐維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七百八十四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

定公

九年春王正月

定

附錄

左傳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

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

巢向戌曾孫

且逆子梁之尸

子梁樂祁

子明謂桐門右師出

子明樂祁子溷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時往

子明舍子明逐使去

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

忽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

同族之恩 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

生子己子明也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

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

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舍之言鄭駟歛殺鄧析而

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昭六年子產鑄刑書析別造刑法書之竹簡故云竹刑君子謂

子然于是不忠子然駟歛苟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

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邶風彤管赤

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靜女詩三章雖說美女義在彤管記事為婦人大法故全篇取之不棄上下

之二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詩鄘風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

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

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

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詩召南召伯決訟于蔽芾甘棠之下

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

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薨公羊作曠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

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

書曰得器用

也凡獲器用曰得

器用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

得用焉曰獲

謂用器物

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

六月伐陽關

討陽虎

陽虎使焚萊門

萊門

陽關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

之三加兵于魯

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

文子鮑國

臣嘗為隸

于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成十七年齊人召文子而立之于今七十四年文子蓋九十餘矣

魯

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大國晉也

而無

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

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于季氏而

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

用之君富于季氏而大于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

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

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鑿刻也欲絕追者載蔥靈

蔥靈輜車前後有蔽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齊又以蔥

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受亂人故

公羊傳 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

穀梁傳 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

國之

大寶在家則羞也况陪臣專之乎恥甚而不目其地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

虎以解衆也

寶玉大弓既竊於盜何以復得蓋陽虎懼魯師將至遺於道路以為緩追之計耳追者獲之以歸故府故書曰得幸之也且明佚盜也不地未出境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今直隸邯鄲縣西有

五氏城亦

曰寒氏城

左傳秋齊侯伐晉夷儀

為衛討也

敝無存之父將室之

無存齊人

室之為取婦

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國

言欲有功還取貴族之女

先登求自門出死于雷下

闕死于門屋雷下也

東

郭書讓登

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犁彌從之曰子讓而

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

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下入城也

書

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

戰訖共止息王猛齊人

猛曰我先登書

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

斂甲起欲擊猛

猛笑曰吾從子

如驂之靳

靳車中服馬也外二馬謂之驂少次服後蓋不敢與書爭

晉車千乘在

中年

救夷儀也中牟杜注滎陽有中牟縣迥遠疑非也正義蕩陰縣西有中牟山蓋在山側今河

南湯陰縣西有中牟城在牟山下是其地也

衛侯將如五氏

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

卜過之

道過中牟畏晉故卜

龜焦

兆不成

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

半寡人當其半敵矣

衛侯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

乃過中牟

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

褚師圃衛舊大夫

曰衛

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

城謂夷儀也

其

帥又賤

帥東郭書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

獲齊

車五百乘事

見哀十五年

齊侯致糕媚杏于衛

三邑杜注皆齊西界媚當在今禹城

縣杏當在今博平縣

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

皙饋而衣狸製

皙白也饋齒上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

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

言彌與已若賓

主相讓旅俱進退

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

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

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

乃得其尸

公三褫之

褫衣也比殞三加褫深禮厚之

與之犀軒與直蓋

犀軒以犀皮為

飾卿之車也
直蓋高蓋

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停喪車以盡哀也君

方為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

親推之三

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齊衛伐晉不書伐而書次者蓋二國雖有玩晉之心而晉勢尚彊未敢輕伐聊次五氏以觀其釁故不以伐告其後又次于垂葭又次于渠蔭至哀元年而後伐則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秦自晉悼以後寢不見於經蓋退保西陲軍旅朝聘之事不交於中國卒葬得書從告也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左傳十年春及齊平

平侵齊之怨也時諸侯惟魯從晉至是亦叛列國無盟主矣及者內志也一國所欲故不稱公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羊穀梁作頰夾谷杜注即祝其也地

理志濟南淄川縣西南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築淄川去魯甚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

名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意近之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于齊

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

志焉。」萊人齊滅萊所俘之人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

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

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

不偏，好于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于德為愆義于人

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

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

者有如此盟

如此盟
詛之禍

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

無還魯
大夫

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要盟不潔
故略不書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

舊典

吾子何

不聞焉事既成矣

會事
成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

犧象酒器
犧尊象尊也

嘉樂不野合

嘉樂鐘磬也

饗而既

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秕穀不成者稗草
似殺者言享不具

禮穢薄
若秕稗

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

昭德也不昭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拒之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在圖衛下而傳在前者次魯

事鄆謹龜陰杜注三邑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今龜山在新泰縣西南泗水縣東北

穀梁傳離會不致

二國會曰離

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

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

焉兩君就壇兩相揖齊人鼓譟而起

羣呼曰譟

欲以執

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

階會壇之階

而視歸乎齊

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
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

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

屬語也夫人謂孔子

二三子獨

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

君之幕下

優俳施其名也欲啜笑魯君

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

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
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
于頰谷之會見之矣

齊魯相仇始於陽虎至是虎敗孔子與聞國政既已講信修睦而與齊平齊景志在求霸亦欲親魯以為援遂歡然釋憾會于夾谷成禮而還左氏穀梁載却萊兵索汶陽田事皆欲侈張聖人而不知其陋也夫聖人過化存神從容揖讓暴慢自戢如傳所稱則春秋戰國之士多優為之而謂孔子出此乎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 初衛侯伐邯

鄆午于寒氏

邯鄆杜注廣平縣今直隸邯鄲縣西南有故城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

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

午衆宵散

及晉圍衛

午以徒七十人門于衛西門殺人于門中

衛開門與午鬪

曰

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

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佗先至步行門左右然後其徒皆至而立如植木不動以示整

日中不啓門乃退反

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

求成于衛

拔衛侯手故

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

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

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

詩曰人

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詩邶風遄速也

討五氏之次也晉自召陵以後凡用兵書侵以義之不足以服人也此役書圍以力之不足以服人也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田上穀梁有之字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

月不違

不言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

齊人為是來歸之

取濟西取汶陽言取不言歸以其介大國而得之
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謹及闡言歸不言來以其請
之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此則齊人服義自以地
歸魯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與前後歸田者異故
言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

藐叔孫氏之族不

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叔孫家臣武叔

之黨射

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邱宰武叔既定使邱

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

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

末則可殺也

圉人武叔之圉人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欲因推而殺之

使

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

見劍向己逆呵之鱗諸殺吳王亦用劍刺之

遂殺公若侯犯以邱叛

犯以不能副武叔命故叛

武叔懿子圍邱

弗克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公羊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

曰工師掌工匠之官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

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揚水詩唐風卒章四

言曰我聞有命叔孫稽首謝其受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

際而無事必不可矣無所服事子盍求事于齊以臨民不

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于

郕中曰詐為齊使言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

衆兌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

始不與同

子不如易子

齊與其死也猶是邠也而得紓焉何必此

言以邠易取齊邑與

邠無異勝于守邠為叛人所殺

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

多舍甲于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

侯犯請易于齊齊有司觀邠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

齊師至矣邠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

將射之

偽為犯射邠人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

邠人駟赤先如宿

宿杜注故宿國

侯犯殿每出一門邠人閉

之開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

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

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

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也為下武

叔如齊傳

郈叔孫氏邑書圍則叛可知以二卿伐之自夏至

秋再圍而不克則家臣之彊亦可知矣春秋之始

王室初卑諸侯擅命其後諸侯少怠而大夫傾公

室以自張至是家臣復擬其後爭為叛竊逆道彌甚召禍彌速而春秋以終此天下之勢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地公羊作池

左傳宋公子地嬖遽富獵

地宋景公弟辰之凡也

十一分其室而

以其五與之

與富獵也

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魑魑欲

之

向魑司馬桓魑也

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與向魑

地怒使

其徒扶魑而奪之魑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魑亦有頗焉子

為君禮

禮辟君也

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

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

廷欺也

吾以

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仲佗

幾子彊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羊作鞏杜注安甫地闕

盟鹹盟沙特相盟耳今則諸國參會益無憚於晉

矣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謝致邱也傳在辰奔後經書在前從告

齊侯享之曰子

叔孫若使邱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

故敢助君憂之以致邱德叔孫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

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為猶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

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也

夾谷之會齊人既歸魯田侯犯奔齊齊又致邱故

卿往謝之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下公羊穀
梁有宋字

宋大夫公子母弟奔者三樂大心以讒奔公子地
以向魋之嬖奔辰為地請留不許亦以魋奔也仲
佗石彊稱暨暨者不得已之辭見脅於辰不能自
主也宋公以寵魋故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自絕於
君又率二卿以行佗彊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惟
辰是從皆罪也一書而竝見矣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

于蕭以叛

蕭杜注
宋邑

殺梁
傳

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

言未失其
為弟之道

及仲佗石

彊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
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太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辭得已而不已者也辰雖始禍而佗彊與地果於從逆其罪無別故不稱暨叛人羣聚於蕭而大心自曹入之其從叛可知矣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涖公羊穀梁作蒞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及范荀納貨同盟解體齊張於東鄭衛先往魯及齊平然猶未顯與晉絕

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晉遂失諸侯不可復收矣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春秋書薛伯卒者三蓋至是晉霸既衰三桓強盛自比於小國邦交始通故赴及而魯必會其葬也不書月日史略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殺梁 傳 墮猶取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左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

郊杜注曹邑當在今山東曹縣界

還滑羅殿

羅衛大夫

未出不退于列

未出曹竟羅不退在行列之後

其御

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

此及十三年再書衛彊伐曹著列國無盟主也彊

衛侯兄縶子縶字公益故其子以字為氏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仲由子路三都費郈成也強盛將為國害故欲

毀之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

帥費人以襲魯

不狃費宰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

至臺下

仲尼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

二子魯大夫孔子時為司寇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諸姑蔑

姑蔑魯地括地志在泗水縣東今縣治東南有故城

二子奔齊

二子不狃叔孫

輒

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邱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

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于是帥師墮邱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墮都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為之蓋三家之城其邑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憑倚其城數叛而不能制非獨魯患之三家亦患之矣孔子行乎季孫制國以禮謂都城無過百雉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於是各帥其衆自墮其邑絕不疑其害已此固有不言之

信不怒而威者矣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
彊於郈故也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羊
作晉誤

隱六年盟于艾齊魯為盟之始也而齊霸遂興書
以志諸侯之合此盟于黃齊魯為盟之終也而晉
霸遂失書以志諸侯之散此亦春秋之始終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

成在魯北竟故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

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穀梁傳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 何以致危之也何危

爾邊乎齊也

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彊費邱已墮而成不墮者

蓋因公斂處父之言覺其不利於已而三家之慮
變矣且費郈之叛荐為叔季之害而公斂在成方
有功於孟氏則孟氏之不肯以師墮也固宜故經
不言三家直書公公行非越境不書至致圍成危
之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七百八十五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

定公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葭公羊作瑕穀梁無衛侯字垂葭杜注改

名鄭氏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今屬濟寧州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鄭氏使師伐晉

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

意茲齊大夫

可銳師

伐河內

河內杜注汲郡今河南衛輝府治

傳必數日而後及絳

傳告

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

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以其言當齊侯欲與衛

侯乘共載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

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乃介而與

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夏築蛇淵囿蛇淵囿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京相璠曰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囿也今

蛇丘故城在山東肥城縣南

杜氏預以為書不時也此與受女樂事正相類蓋

孔子去而魯君臣之志荒矣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

陽

十年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于晉陽杜注晉陽趙鞅邑

午許諾歸

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

言衛以五百家在邯

鄲故與邯鄲親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

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鞅不察其謀謂不用命故

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乃使告邯

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鞅同族別封

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午子夏

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

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將作亂攻趙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

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

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

懼見攻必
傷害民

請以我說趙孟不

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
人圍之

殺梁
傳

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鞅入晉陽以拒范中行而直書曰叛者惟辟作威
邯鄲午無罪而趙鞅專殺不忌其心已無君矣及
荀范伐之鞅不愬於君而擅興晉陽之甲非叛而

何土地人民皆君所有也鞅始欲奪邯鄲之民以
自封殖終則據君之邑與同列相攻使得逃於王
法則亂賊無所懼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羊有及字

左傳范臯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

臯夷范氏側室

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

文子荀躒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

與中行文子相惡

簡子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

魏襄子亦與范昭

子相惡

襄子曼多也昭子士吉射

故五子謀

五子范臯夷梁嬰父荀躒韓不信魏曼多

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

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

河

為盟書
沈之河

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

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

醫

彊子尾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言歷
疾痛多然後深知良醫治療之法

唯伐君為不

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

三家知
韓魏

可

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

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
奔朝歌

人臣不忌其君未有不終於亂者也晉大夫不忌
其君為日已久自衛孫林父逐君晉卿實為之主
其後意如出君又從而把持之翼助他國之亂臣
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冥然不悟一聽其所
為及是而三卿俱叛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

公宮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

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

以晉陽歸

晉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

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人無君命也

歸易辭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春秋書之以著叛逆之臣安然歸國見晉之無人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先儒以歸為善辭遂謂鞅有叛逆而無叛心非也衛孫林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弒其君比

稱國以弒與晉州蒲莒庶其吳僚同國小而其事失傳無可考矣

附錄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

欲令公臨其家

退見史

鮪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

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

言能執臣禮

富而能臣

必免于難上下同之

言尊卑皆然

戍也驕其亡乎

戍文子之子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戌以其富也
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

靈公夫人南子
黨宋朝之徒

夫人愬之

曰戌將為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
羊穀梁作

晉趙
陽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

來奔

終前傳史
魚之言

附錄
左傳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

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于

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

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

既伏其罪矣敢以告

告使討
安于

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

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

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

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

知伯
荀躒

而後趙

氏定祀安于于廟

趙氏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

二月公羊作三月孫公羊作子牂公羊作牂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楚患列國百餘年柏舉既敗其威始戢諸侯皆貳而陳猶比而從之至是國勢漸復以頓棄楚即晉與召陵之會而陳舊嘗圍頓與之有怨遂連兵滅之以動諸侯自是楚威復振滅胡疆蔡克戎蠻以

通少習魯晉而晉至以京師事楚越十有八年及
湣公之身而為楚所滅矣春秋書之以罪楚之肆
虐而陳助彊滅鄰實自斃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檇公羊作醉檇李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

李城今檇李城在浙江嘉興縣南

左傳吳伐越

報五年越人吳

越子句踐禦之

句踐允常子

陳于檇李

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

使死士再掠陣如高固入

晉師築石投人禽之以徇齊壘

使罪人三行屬劍于頸

以劍注頸

而辭曰

二君有治

治軍旅

臣奸旗鼓

犯軍令

不敏于君之行前不

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

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

姑浮越大夫

闔廬傷將指取

其一屨

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

還卒于涇去樵李七里

釋經

所以不書滅

夫差使人立于庭

夫差闔廬嗣子

苟出入必謂已曰

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

乃報越

後三年
哀元年

書敗詐戰也繫卒於敗下見以傷卒不書滅還兵而隕非陣死者比去檣李未遠故不地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作堅又作擊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今故牽城在直

隸內黃縣之西南濬縣之北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

脾上梁間

杜注

謀救范中行氏

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也

析成鮒小玉桃甲

率狄師以襲晉

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

戰于絳中不克而還

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

謀救范氏

衛鄭魯皆與齊盟惟宋尚未絕晉至是始為此會
蓋亦從於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氏
是時衛有公叔戍之難宋有公子辰之難齊景不
能為二國定亂乃合謀以助晉之叛臣衛宋不能

自治其叛臣而惟齊之從黨逆獎亂世變不可復問矣此春秋降為戰國之自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周魯之交止此書天王止此

公羊傳

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

天子上士以名氏通

脤者何俎實

也

實俎肉也

腥曰脤熟曰膾

穀梁傳

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膾其辭

石尚士也

辭猶書也

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

尚欲書春秋

欲著名于春秋

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

請行脤賁復正也

祭肉曰脤禮諸侯入朝助祭然後受俎實周衰列國職貢不修祀事不相而特使石尚歸脤於魯者蓋晉霸已失王室無所恃賴故借此以親同姓之國自是王使不見於經蓋周室益微使命不復加於諸侯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

會于洮大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

蒯聵衛靈公大子孟杜注邑名

就魯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邑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

豨

婁豬求子豬也得壯則定以喻南子艾老也豨壯豕以喻宋朝

大子羞之謂戲陽

速曰從我而朝少君

速大子家臣少君南子

少君見我我顧乃

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

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

見大子色變知欲殺已

曰蒯聵將殺余

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弭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

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
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
余死諺曰民保于信吾以信義也

使義可信
不必信言

蒯賾出奔書世子罪靈公也南子之惡甚矣其欲
去世子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蓋惡其斥己之淫
而以欲弑誣之靈公惑於其譖不能明辨致使奔
宋宋南子家也使蒯賾果負謀殺南子之名以出
乃敢奔其母家乎以此知左氏所記特南子之讒

言非實錄也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弟著其失弟道又以見宋國之無政也書自蕭罪據邑也書來奔譏納叛也

大蒐于比蒲

書蒐止此

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公觀魚于棠公狩

于郎皆是也自昭之蒐紅政在三桓蒐田之禮雖
公自行皆不曰公觀下書邾子來會則公親蒐明
矣而不書公足以知公之不得為政而大夫專國
也

邾子來會公

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今公蒐於國內而邾子來
會非其地也此與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同
來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

莒父霄皆魯邑
在今莒州境

譏勞民與城諸防城諸郟同例是歲無冬史闕文

附錄
左傳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

潞晉地

獲

籍秦高彊

二子黨范氏者終
景王言籍父無後

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

于百泉

鄭助范氏故并敗之百泉衛地在今
河南衛輝府西北蘇門山下衛源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朝
止此

左傳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

隱公邾
子益

子貢觀焉邾子執

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

玉朝者
之費

子貢曰以禮

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

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

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

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

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邾子以前會為未成禮於歲首復朝未幾奔魯之

喪蓋削弱已甚又齊魯同盟晉霸既失邾無所恃

故懼魯而卑屈至此

麋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傳

曷為不言其所食

據食角

漫也

穀梁傳

不敬莫大焉

不敬故天災最甚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

吳之入楚也

在四年

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
焉二月楚滅胡

召陵之侵頓胡之君皆與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

前年滅頓今復滅胡蓋不得逞於中國而吞噬小
弱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

曷為以夏五月郊

據魯郊當卜春三正也又

三

卜之運也

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也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

多言者也

穀梁 高寢非正也

高寢宮名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值陽虎既
奔三桓亦微孔子為政綱紀粗立正可以有為之
時而昏於女樂不竟其用至其末年會牽會洮城
莒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矣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
作軒

左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罕達子蕃之子老丘杜注
宋地今河南陳留縣北有

老丘
城

宋公子地奔鄭鄭為之伐宋欲取地以居之自此
二國構兵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事正相類蓋霸統
既絕諸侯無所繫屬各競其私而莫之能禁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公羊作
蘧蔭宋地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挈謀救宋也

蘧挈即
渠蔭

五氏垂葭之次皆為謀晉至是復出兵觀望而明
年遂有伐晉之舉左氏以為救宋非也鄭從齊方
堅齊得衛得魯皆鄭謀之最後宋始附齊其交未

久齊不應救宋以仇鄭且鄭非彊國合齊衛以敵之亦何懼而不果哉

邾子來奔喪

諸侯始奔喪

公羊傳

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殺梁

喪急故以奔言之

奔喪之制日行百里故傳言急所以申旬旬之情也

周衰小國以事天子之禮事大國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魯君嘗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經不書諱之也邾子滕子來奔喪會葬而皆

書者志其禮之僭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殺梁作弋

左傳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傳 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

也

殺梁 妾辭也 不言夫人 哀公之母也

成風敬嬴皆書薨書夫人而定妣不書夫人書卒

或謂哀公初立未成君又喪在殯不及尊其母故

魯史所書如是理或然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 梁穀作

穀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于欲葬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

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

見宣八年葬敬嬴傳

國君葬具無不備故不為雨止雨不克葬譏不能
葬也事與宣公葬敬嬴同葬敬嬴言日中而克葬
此言日下昃乃克葬日中則裕於日昃矣故穀梁
子曰乃急辭也

辛巳葬定姒

左傳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未葬而夫人薨不
赴不祔故不稱小君

反哭于寢
故書葬

公羊傳

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哀未
踰年

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

葬不稱小君不備夫人之禮著其實也禮竝有喪
葬則先母而後父今定公薨在五月姒氏卒在七
月喪不同月葬各有期是以先葬定公若同月則
定姒當先葬矣

冬城漆

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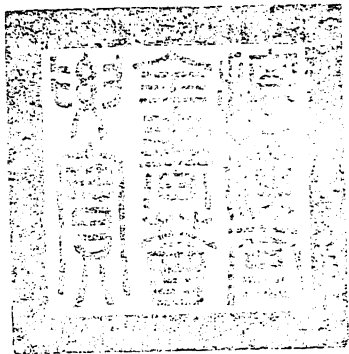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實以秋城冬乃告廟

二喪葬事畢又興土功其困民也甚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六十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